

T 1278/4822

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4

12 JAN 1952



大學衍義卷第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材

阿波國文庫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也咨訪問也若放齊

曰放齊胤子朱啓明

胤子朱啓之嗣子冊朱也啓帝

曰吁

吁者歎其辭器訟可乎爭辨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驩堯曰都之驩堯臣名四凶共

工方鳩僝功

共工官名是世官者亦四凶之一鳩聚

也帝曰吁靜言庸違

靜謂無事之時庸謂有事之際

象恭滔天

象似也言貌恭而心不然也滔漫也

四岳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諸侯之事者

蕩蕩懷山襄陵

蕩蕩廣也襄

駕出其上也 浩浩滔天 浩浩大貌滔天言下民其咨

答怨有能俾又使治此水者 僉曰 僉眾共之辭四

侯之在朝者於鯀哉 名亦四凶之一 帝曰吁咈哉

不然方命圯族 言命者逆上之命也圯敗也族類也

眾不和傷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异舉也言舉而試之

其他 帝曰往欽哉 帝從眾言令住九載績用弗成

之時三載一考績九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十七即天子位 汝能庸命異朕位 同 岳曰否德忝

帝位 否德不德也 曰明明揚側陋 謂已在顯位者揚舉

也側陋微賤之人也 言師錫帝曰 錫與也 有鰥在下

曰虞舜 鰥無妻之名 帝曰俞 俞然予聞如何 言我

也如何者復問 岳曰瞽子 言舜乃瞽父頑 義不則德

頑母嚚 母舜後母也 象傲 象舜異母弟 克諧以孝 諧

也 烝烝乂不格姦 前說見 帝曰我其試哉 女于時 女與

人觀厥刑于二女 謂觀其所刑 釐降二女于媯汭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 嬪于虞 嬪婦也使為婦 帝

曰欽哉 敬其為婦道也 臣按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胤子朱

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

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靈與共鯀

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異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囂訟於共工知其靜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圯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為人又妻以二女方放齊驩兜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為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二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悻矣自用

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人然猶考諸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為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為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

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有天  
下者可不勉諸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

之咸皆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也知人則哲能

官人也哲智也安民則惠也惠愛也黎民懷之懷謂心也能哲而

惠何憂乎驩兜四凶之一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也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包巧好也令善也孔甚也壬者包藏姦慝之意說者謂指共

工而言四凶不言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

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禹曰何問如何謂臯陶

曰寬而栗寬洪而栗柔而立柔順而有植立愿而恭愿慤而恭絜而

簡有治亂之擾而毅擾順也順直而溫正直而簡

而敬才而能敬剛而塞塞實也剛彊而義堅強而義彰厥

有常吉哉彰顯也久而不變曰宣三德宣明夙夜浚

明有家浚治也家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明也

有邦謂諸侯翁受敷施翁合九德咸事咸皆俊乂在官俊

也有治人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僚以人

更相師法惟時言百撫于五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

於主寄旺庶績其凝庶衆也績功也凝

臣按臯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為要禹謂二者

雖帝堯且猶難之盖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者仁

也

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合智  
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畏矣凡姦  
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為姦邪也苟誠  
知之雖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能肆  
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也臯陶則曰知人  
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為君  
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  
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  
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為虛  
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寬而栗而下其目凡九

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為  
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又  
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栗  
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  
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  
故孔子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  
有常之士則為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常  
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為君子不能常者為小人  
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有  
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日宣達之

無使沉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  
職矣有六德者日尊嚴而祇敬無或慢忽則其人  
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天下未嘗無才上之  
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亦凜雪精神以應其求  
不然則頽靡昏惰安得有浚明亮采之氣象耶然  
三德之為大夫六德之為諸侯亦言其大法爾非  
必以數拘也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  
中苟有其一皆當兼收並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  
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  
治而不失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天

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之  
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為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備  
則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臯陶始其後周  
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之  
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之主或以材能取人而  
不稽諸德行故有材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  
敗事者幾希臯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所以所觀其所由所由所察其所安

所安所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

臣按此聖門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為皆有偶合於



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爲義邪爲利邪若其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爲善矣若其本心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爲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苟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其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爲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而不可易猶飢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可已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以視爲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爲未足而復察之然後人之情僞不得而隱况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人

爲易乎雖然視也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苟我之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之情僞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明如水之止以爲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由所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黨類也

觀過斯知仁矣

過謂失也

也仁謂本心之德也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爲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

大學後章卷十五  
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若夫爲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  
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  
仁而略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  
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  
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  
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  
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臣按此因宰予晝寢而言蓋予之爲人能言而行

不逮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即信其行今也  
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蓋因予而改此失也家語亦  
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以孔子之於門人高弟  
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安能逃聖鑒哉猶必觀其  
行而後誠僞可見况人君之尊其與臣下接固有  
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其心術不亦難哉  
故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自堯舜以來不易  
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  
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悅  
畜夫之對拜爲上林令而張釋之爭之以爲絳侯

周東陽侯張相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

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超遷

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大

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耻言人之過失迄

成醇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鄭

注皆以應對敏捷悅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

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訓

爲不可易也

子游爲武城宰

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武城魯邑名

子曰女得人焉

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

詹臺姓滅明名

行不由徑

徑路之小而捷者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公事如鄉飲鄉射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

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

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

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

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

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

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

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

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于譽者之所為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

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為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為人君者將柰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好善惡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爾非不孝也仲子之庶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責其避兄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庶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然後為能察是非之實不然則未有不以毀譽而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也  
巧鮮也令善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也  
剛者堅強也毅者果毅也木者質朴也訥者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虛偽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必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地豈剛果樸鈍所能遽得哉然誠而不偽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為不遠矣故曰近仁若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以悅人則其偽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遠矣其能為仁者幾希兩章之言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椎鈍木強之周勃而令色諛言如

大學衍義卷十五  
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焉勃未得爲仁人也而忠誠  
徇國惟一無二其質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  
是焉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臣難合而  
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  
亡常必由此嗚呼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畔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  
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  
其守者其辭詘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爲人君者尤  
當知之蓋人之將爲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慙

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端  
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  
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惡故  
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奪於利害故其辭困  
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言  
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數陳無  
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  
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  
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理當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  
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

甚不同然後為真知言者矣大傳之言與此章同  
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為公故周而不比小人之  
心惟已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利故懷  
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徇者利故懷惠  
懷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有自得之意小人  
役於物欲故常戚然懷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為善善則獎  
而成之小人之心疾善故惟恐人之為善善則沮  
而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之惡則  
不成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人  
之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日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惟其平恕故使人各取其所長小人心刻覈故難事其情偏私故易說惟其刻覈故用人必責其全備子日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矜肆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子日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理爲事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欲爲事故日寃於汗下

子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日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惟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此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為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本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夫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人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舍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為天下禍者雖非一端然未有不以私與利為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

苟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苟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則聖人主於平時用舍之際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猶舉主

主之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為人可知觀其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為人可知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目之瞳子也眸子不能

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瞭明也眊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為非義之事

雖貧匱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為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為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

臣按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

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  
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  
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  
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  
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  
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  
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曰  
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蟲如鬼蜮狐虫如  
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  
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  
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繫  
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臣謂  
熹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  
半矣故附著焉

大學衍義卷第十五

大學衍義卷第十六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

漢高帝疾甚吕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可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驚少者

之少驚愚而直帝言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

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

太尉吕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

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臣按此以參代何之驗

五年曹參薨明年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周勃為太尉

此盡用高帝垂沒之言也

七年惠帝崩太后臨朝稱

制高后元年議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

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

約也太后不說問平勃平勃對曰可太后喜罷朝陵

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建血盟諸君不在邪今王呂氏

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

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

漢初承戰國餘習臣下相謂亦曰君臣

陵無以應之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

免歸

臣按陵之爭王諸呂釁也平不爭而許之智也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

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

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

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臣按平非勃不能獨濟大事此難獨任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

產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

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

子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呂立文帝

臣按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蓋帝之性既明達而又更事履變之久其於群臣之材行皆嘗斟酌而劑量之故所以爲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論者以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機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群臣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聽政

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淵嘿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孝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

兵刃彀弓弩持滿也張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

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

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

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

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

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

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

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

遠塞漢兵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孝景帝二年吳楚等七國皆反初文帝戒太子曰即

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上乃拜亞夫

為太尉將三十六軍往擊吳楚凡三月皆破滅

三年以亞夫為丞相其後上廢栗太子亞夫爭之不

能得上由此疏之

竇太后言皇后兄信可侯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

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

侯之非約也帝默然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

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

之何以責人臣不能盡忠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

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

後元年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俄以事下吏獄吏以及誣之亞夫天不食死

臣按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方亞夫之軍細柳也持軍之嚴雖人主無所屈文帝乃以是知之曰緩急真可將也其後作相因事數諫積忤上心景帝以是疑之曰鞅鞅非少主臣也細柳之事倘在孝景時則亞夫必以傲上誅尚何兵之可將使其

得相文帝盡忠論諫則必以社稷臣目之二帝之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者文帝不以拂己爲忤景帝專以適己爲悅故也故人君欲真知臣下之賢否其必自去私意始

漢武帝末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爲昭帝又以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旦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



肄郎羽林

肄試也郎羽林者宿衛之士都肄猶言大閱也

道上稱趨

道路也天子出

稱警入稱趨此言光僭也

又擅調益幕府校尉

調益謂增置也校尉幕府之屬也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

光出沐日奏之

司與同通用出沐謂休沐也

桀欲從中下其事弘

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

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

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

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

廣明地名都郎即前都試郎羽林也

調校尉

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

言燕去京都遠十日內事燕王何由便知

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

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為非不須增置校尉方可舉事也

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亡謂避

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謂不須窮竟也上不聽

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

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

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

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

不足侔矣

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  
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媿於高帝也桀等皆  
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  
天性夙成能知光為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  
志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  
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  
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  
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  
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為之易位故人君必  
先正其心不為諂惑不為利動然後可以辨群

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明皇幸蜀

給事中裴士淹

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  
瑄為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  
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  
甫曰是子妬賢嫉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  
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明皇之為人也異哉以為闇邪則其評房瑄  
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為明邪則其  
評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為開元輔

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  
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  
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  
璟不苟合林甫苟合故也然則人主一有好同惡  
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  
闇謬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唐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  
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  
豈爲惡者邪擢秘書郎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爲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  
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勲陸贄之  
忠則踈斥之擯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  
劣則親信之寄任之以佞爲忠以直爲枉未有甚  
焉者也顧能於舉目之頃而識李藩蓋當是時未  
有私見之汨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  
之私焉故識鑒之昏明若是其異也傳曰公生明  
偏生闇使德宗持心之平無所適莫常如見李藩  
之時則於諸臣之邪正必不至易位矣後之人主  
可不戒諸

唐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昇皇甫鏗以

言財利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纖  
人始得乘罅帝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  
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  
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  
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  
上以爲難辨則易上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  
矣已而卒爲異罅所搆出爲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群議以建中  
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遂熾於是  
正邪始易位矣由異罅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

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則以裴度之堂  
堂忠節視異罅輩之瑣瑣姦諛雖不辨白黑者亦  
能知其爲正邪之分也天資如憲宗猶以利欲揜  
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唐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  
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邪正二者勢不  
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  
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  
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  
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

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為宰相而德裕卒為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其邪正也及相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柏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道自持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况肯他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鄙猥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

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為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

廉耻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  
度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群臣之邪正  
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  
德裕所謂邪人競為朋黨獨不思君子其無同類  
矣乎我以朋黨議小人則小人亦將以朋黨議我  
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  
為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以上論帝王知人之事

大學衍義卷第十六

大學衍義卷第十七

格物致知之要二辨人

春秋傳晉魏絳曰

晉國名魏絳晉大夫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

自鉏遷于窮石

后羿夏諸侯鉏及窮石皆地名

因夏民以代夏政

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于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恃其射也

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

淫放棄武羅伯因熊髡

尤圍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

行媚于內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詐信浞羿猶

不悛悛改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家衆寒浞之私黨也烹當也殺

昇而鬻食之也浞因昇室就其妻

臣按自古姦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昇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為使昇無從禽之荒則茲心未昏猶有時而覺也故又娛昇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汨亂其精神顛倒其志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昇之國戕昇之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篡盜如寒浞者况後世

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勅戒曰無游逸無耽樂以此為防後世猶有湛音耽于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史記漢司馬遷所作齊世家齊世家紀齊國之事也田乞事齊景公為

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

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

益彊晏子數諫公弗聽景公有寵姬生子荼景公病

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立

荼是為晏孺子田乞不說遂立景公他子陽生而殺

晏孺子專齊政乞卒謚釐子常立復脩釐子之政以

大斗出貸以小斗收執其君簡公而弑之立簡公弟  
是為平公田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  
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  
歸田常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鮑晏監三氏皆齊大家及公族  
之疆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安平琅琊皆邑名自為  
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常卒謚成子盤立使其  
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盤之孫田和乃遷其君  
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立為齊侯

臣按左氏傳載晏子對景公略曰陳氏雖無大德  
而有施於民田氏本出於陳故又曰陳氏豆區釜鐘之數其取

之公也薄其施之於民也厚在公厚歛焉陳氏厚  
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非  
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  
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  
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者此也方田氏  
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  
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  
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  
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  
在公則厚歛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



也景公既沒於是田乞因主少國疑之際得以擅廢立之權而國之大柄在其掌握矣及田乞死而常代立既專惠施以作福又專刑罰以作威於是弑君而人莫敢討世臣公族以次翦滅而人莫敢問越再世卒有齊國亦云晚矣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為也及其既久則不可為矣蓋其漸之不圖而早之不辯至於篡勢之已成孰得而遏之哉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危蓋言顓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勢不可

制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代齊季

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季武子名宿其子季平子名意如遂昭公至

於鳳莽操丕之於漢王鳳專政歷五侯至從子莽篡位曹操專政至子丕篡位

是為魏文帝懿師昭炎之於魏司馬懿始專政其子師繼之師弟昭遂封晉王

昭子炎篡位是為武帝皆以其漸取之推原本末由其不早

辯故爾然則人主其可一日失其操柄也哉

秦昭王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

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為秦質子於趙

趙不甚禮子楚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

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

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爲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而請呂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爲子楚乃遂獻其

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秦王立三日薨謚孝文王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爲王尊不韋爲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

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以飲子楚而以姬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偽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抑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呂氏有矣蓋自

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以謂始皇既立伯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其後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姬而獻之君生子爲太子遂以黃代芊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臣今列此於篡臣之篇者欲人君知姦臣用智之可畏謹毋以色而傾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群兄弟皆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為恭儉成帝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勅爵位益尊節操益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遊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慙愧也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鳳商音根人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爭傳太后稱尊號事

遺就國

臣按此莽飾偽鈞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篡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以聖人畏諸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召莽拜為大司馬迎中山王為後是為平帝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傳讀曰附附益而為引致之令入於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謹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

輒可其奏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玉邑  
 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  
 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外示勁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  
 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  
 泣固推遜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眾庶

臣按此莽得權用事之始也故其情狀浸與昔異  
 其推尊孔光以其有重名而易制也名重則可以  
 欺天下易制則不妨已之權而可以行已之志前  
 則霍光之於蔡義後則伍文之於杜佑其術畧同  
 自色厲言方以下史氏所以狀莽之情態也孔子

以色厲內荏為穿窬之盜蓋外為剛勁之色而中  
 實陰柔所以欺世盜名也莽之竊國蓋用此術欲  
 有所為微示風指及其得請則涕泣固辭姦偽至  
 此雖明君未能遽察况易欺之母后與易惑之眾  
 庶乎其潛移漢鼎宜矣

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薦  
 宗廟群臣因奏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安  
 漢公莽上書讓不聽又固辭群臣復上言宜以時加  
 賞太后下詔益封莽二萬八千戶為太傅賜安漢公  
 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又讓還益封爵邑

臣按此莽居攝之漸也安漢之稱用周公故事也  
既如周公之稱公亦可如周公之居攝矣

莽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  
省小事令太后下詔自今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  
四輔平決權與人主侔矣

臣按此莽奪國之漸也凡姦臣之欲奪國必先顯  
國顯則惟吾之所欲為雖奪人之國莫與爭者矣  
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幣重  
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  
今更名知慕從聖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

長御方故萬端

旁側長御謂太后  
宮中諸妾御也

臣按莽於元后為近親自足以得其意矣而猶必  
事旁側長御者此寒浞行媚于內之故智也姦賊  
之心所以彌縫上下者其密如此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  
宮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  
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

女

適讀曰適謂  
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

中者莽恐其與已女並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  
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

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勲堂堂如此今當立后柰何廢公女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正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為后後又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為宰衡位上公

臣按莽既顓國柄又求為后父則其尊莫與匹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偽之態若不得已而後受焉自是身為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宮省之權一出於已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篡漢亦殺伏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下大抵類此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臣按莽將篡漢故為此以要譽於天下之士非真有意育材致賢為國家計也

群臣奏言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其議九錫

之法遂加九命之錫

錫者與馬衣服樂則朱弓武賁弓矢鈇鉞和鬯

臣按九錫者天子之禮也齊桓晉文有功於周室

所錫者二三而已今葬備之是乃居攝即真之漸也其後人臣將篡者必先加此蓋皆用葬故事云葬先所白遣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帝崩<sup>葬醜也</sup>葬選宣帝玄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片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葬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葬使群公以白太后曰葬非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sup>周</sup>

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後又稱符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竊之禍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爲黃虞復出也廼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



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偽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而元后不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為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莽哉前而田常後而操懿姦則姦矣使人主能謹履霜之戒而不失馭臣之柄則皆當時之能臣也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其漸

以上論姦雄竊國之術

臣按古今篡臣多矣而獨載此四人者以其姦謀詭計最巧且密故也若曹操之篡漢則因討賊而顯兵柄司馬懿之篡魏則因受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之篡晉也似操楊堅之篡周也似懿是數人者皆以虎狼之暴劫取神器其情狀為易知而此囚人者其狡如兔其媚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如二豎子能使人主陰授以國而不知其情狀為難察臣故略其易知者而著其難察者欲有天下者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魍魎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兆庶乎竊國之姦

不得而逞矣嗚呼艱哉

大學衍義卷第十七

大學衍義卷第十八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辯人材

秦二世立以趙高為郎中令

高宦者

常侍中用事二世

燕居召高謂曰人之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

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

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丘

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

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為

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高曰嚴法

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

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舊臣更置陛下  
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  
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  
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  
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  
欲畔者衆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  
傑俊相立爲侯王叛秦

臣按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樂蠱  
其君之心術然後已之志得行趙高之於二世欲  
有以蠱之矣矣一聞恣耳目窮心志之間即深贊

之曰此明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也夫兢兢  
業業無遊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湛于色淫酗于  
酒者桀紂之行也高言悖道反易昏明本不難照  
蓋高之心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已故  
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翦滅大臣宗  
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  
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已之所便故高言一  
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蕃而怨畔起二世之身且  
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二世旣以  
此敗亡世之人遂以高言爲鈎吻烏喙必殺人之

物然佞邪之臣以此盡其君昏亂之主以此覆其國者相踵也是明知其為鉤吻烏喙必殺人之物而甘心嗜之不厭也嗚呼悲夫

李斯數欲請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斯曰彼賢人之有天下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吾欲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柰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略地過去莫能禁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裁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

有天下而不恣睢

恣縱也睢仰目貌

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

者無他焉不能督責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陳說論理之人間於側間去聲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虞與同故明主能外此

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故身尊而勢重也  
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良吏刑  
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  
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臣按二世之間李斯即前之所以問趙高者也而  
斯所進說更甚於高排堯禹而進申商於是督責  
之法行而人無容足之地矣舉天下之人無所容  
足而為人君者欲偃然自肆於上有是理哉臣謂  
斯高之言皆斲喪秦室之斧斤後世人主不可以  
不察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  
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  
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  
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  
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  
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  
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  
於高

臣按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  
攬萬機日臨群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

所不被然後已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  
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深居宮省  
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得  
失一無所覩然後已得以肆其姦慝而擠天下於  
亡忠臣姦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高聞丞相斯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  
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  
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上不  
坐朝居深宮欲見無間間音閑謂無事時也高曰君誠能諫請  
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

前使人告斯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是  
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  
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少我謂以我年少而相輕也趙高因

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立為帝而丞相貴不  
盜此其意欲望裂地而王矣且丞相男李由為三川  
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子過三川城守不肯擊  
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  
以為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  
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轂抵優俳之觀轂音角斯不得見  
因上書言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

其爲變二世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  
患者獨高高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以  
斯屬郎中令高案治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千餘不  
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  
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  
徃覆訊斯斯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  
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  
所賣二年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已死二世拜高  
爲中丞相事大小輒決於高

臣按此趙高誘斯而陷之也斯之姦詐竝下於高  
者且墮高術中而不悟况二世之庸闇何恠其玩  
弄於股掌間如嬰兒乎高之所忌者斯也斯死則  
高之爲田常也不難矣高乃反而言之吁可畏哉  
斯死而高代之且創爲中丞相之名內而宮禁外  
而軍國無不在其掌握中者二世之未爲齊簡公  
直須時耳

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  
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嘿  
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法後  
群臣皆畏高

臣按此高將為篡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群臣而卜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群下不敢言則其為亂也孰禦事勢至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為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章邯等數却

邯亦秦將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

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

鄉沛公已屠武關

漢高帝時以沛公起兵

高恐二世怒誅及其

身乃謝病不朝見使其壻咸陽令閻樂等引兵入望

夷宮高入告曰山東群盜兵大至因劫二世令自殺引壘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召子嬰立之子嬰即位以計殺高夷三族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降項羽至殺之秦亡

臣按趙尚之工為說說二世必以為愛已也孰知其畔睨壘欲取而代已弑斯高之事具著遷史臣今剗取其畧欲人主知姦邪情狀之若此而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為永鑑乎高本閹人臣今不列于內臣之篇而叙於姦臣之首者以其姦凶桀黠不可以闕臣視之故也恭顯之屬放此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皆宦者中書令僕射在漢皆宦官之職自

宣帝時久典樞機樞謂戶之轉者機謂弩之牙皆物之要處故以喻政事之機要焉

明習文法元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

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决貴幸傾

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

指内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詭辨姦詭辨忤恨睚眦恨

遠忤而怨恨睚眦怒目相視貌怨之小者也輒被以危瀆被加也

臣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

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

指意則無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

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

美珥所在請立以為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

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

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侯大

悅姦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

也石顯之見信於漢元蓋用此術

時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

宣帝遺詔輔政望之堪以師傅舊恩數宴見言治亂

陳王事望之白選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

生給事中漢制給事中為加官朝臣如此則入朝與

內朝故曰給事中非今兩省官比也

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拾遺謂人君言行或有遺失則收拾而正救之也故後世

以為諫官之名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誼多欲所匡正

上甚鄉納之史高克位而已言但備位無所建明由此與望之

有隙石顯亦與高相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臣按小人欲擠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為黨援然

後君子不得以自容史高外屬尊重而與望之有

隙故石顯與高相表裏以排之望之之見絀也宜

矣

望之疾恭顯擅權建白宜罷中書宦官由是大與恭

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

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

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

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

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

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傳驗謂考驗其罪也既下九卿大夫

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臣按先朝名臣歐陽脩有言自古小人讒害忠良

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

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

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

盡矣

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  
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  
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  
傾之臣觀恭顯奏望之等一則曰朋黨二則曰擅  
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心謀國古誼正君安有  
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史高交相朋比專執政機  
是乃所謂朋黨擅權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望之  
等以此名姦邪小人質亂黑白大抵如此史稱顯  
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懵然  
曾不之察其請召致廷尉則許之既知其無罪而  
出之矣及請免爲庶人又許之由君德不明故小  
人得以售其計吁可歎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堪  
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爲中郎上器重望  
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  
之等許氏史氏皆外戚也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

爲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  
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  
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  
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

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  
 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  
 於上自以託師傳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  
 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  
 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  
 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者令召望之急發  
 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兵官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  
 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  
 果然殺吾賢傅太官方上晝食太官主御膳上卻食涕泣  
 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  
 正故不以為善而以為惡不以為忠而以為欺以  
 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  
 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  
 殺彼知元帝之易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尉為  
 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屈牢獄為辭而實則迫其  
 自殺使顯所事纔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  
 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為之而帝果不能治  
 揣度之至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於為  
 忠為善其益可勝既耶故曰小人挾材以為惡惡

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師傅罪之大者也免冠權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爲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爲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爲姦臣之所玩者幾希

東郡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房

時石顯顯權

是時弘恭已死顯代爲中書令

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

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

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

熈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  
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  
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愈猶勝也又以為不  
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  
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  
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  
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  
也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充宗名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建言  
宜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去月餘坐事徵

下獄棄市

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  
已諭則是知顯之爲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  
之臣始則媚君以微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  
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明  
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  
大權旣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墉之  
狐不可灌也又如在育音荒之疾藥之不能達傳音附  
咽之癭近而不可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  
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亡夫

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屬則史高為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為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為之黨權勢隆而黨援眾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贊易於姤之初六曰勿用取女蓋以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

寵位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

右以聞已乃時歸誠取一言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

有所徵言奏使往諸官司徵召而取發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

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

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

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

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臣願歸樞機職受後

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

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

及賂遺訾一萬萬

臣按顯之姦慝人人皆知之獨元帝未之知爾恐一朝敗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爲此謀以固上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于州郡而爭覓舉者甲有過乙輒白之居一日甲墨其臂若掌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而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間巷相擠之小數而顯用之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吁可歎哉

初顯聞衆人凶凶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者乃使人致意於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

臣按顯之此舉又以文已過而揜衆言後王鳳旣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使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臣巧於緣飾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則顯之用志豈淺淺哉

吳主孫休即位休權子左將軍張布與丞相濮陽興皆



費寵用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主喜讀書欲與祭酒  
常昭博士盛冲講論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陰言  
已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群書畧徧但欲與  
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  
故不欲令入如此之事孤已自備知不須昭等然後  
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恐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  
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  
廢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臣按賈誼有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則德智長而  
治道得董仲舒亦曰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

明夫使人主德日長而智日明此天下國家之福  
而臣子之大願也故忠臣之心惟欲其君之務學  
傳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  
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  
主親近儒生則以為此術自士良始士良事而不見後

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矣儉邪用心不謀而  
合大抵若此然後之姦臣又有反其機而用之者  
經帷雖設而所引多巧佞之徒儒臣雖接而所陳  
多蔽蒙之說與布異術而心則同人主皆不可以  
不察也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

文帝魏宰相司馬昭也封晉王後追謚為帝賈充為昭弒魏帝髦以成晉篡武帝為太子

充頗有力武帝司馬昭之子篡魏為天子故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

諂與太尉荀顛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統相為黨友朝

野惡之泰始中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

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

之徒尚在朝爾宜引天下賢人共弘政道不宜示人

以私侍中任愷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

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

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

有智畧者以鎮撫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

遂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軍事充將之任公卿餞於夕

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辭之實難獨有結

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請言之因謂馮統曰賈公

遠去吾輩失勢矣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

之女乎統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瑾女瑾晉三公為太子妃

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荀顛等

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按賈充自司馬昭相魏時昭魏三公輔成篡弒之事在晉室則為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用事

日夕奸邪小人如荀勗輩朋而翼之恐克一出外  
而失其所恃也故秦涼之行且赴鎮矣而荀勗爲  
畫結婚之謀且力稱克女之才德於是文遂留而  
婚以成帝嘗謂其五不可矣見後后德篇然內則楊后  
受郭槐之賂以主之外則荀勗諸人更相從諛以  
助之雖帝初心之明至此亦眩惑不能自決矣蓋  
姦臣用事未有不內結宮闈外交群小而後能遂  
其所欲者妃立而晉室之亂萌先儒邵雍以爲禍  
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  
豈不然哉

賈充與任愷皆爲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乃  
薦愷爲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等承間  
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  
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  
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爲賢君然  
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爲帝寵任而充欲傾之則亦  
難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宮是欲奪其侍中之  
職使不得在左右也計旣不行又薦之爲吏部尚  
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

也其計既行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  
也巳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  
為趙王如意擇貴疆相而因薦昌公孫弘嫉董仲  
舒欲黜之于外則言於武帝使為膠西相蓋高帝  
孝武皆明君也而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於二帝  
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  
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二帝之明有弗  
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得幸於  
上异善伺候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  
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  
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

臣按此梁史臣形容朱异之語也文華敏給則人  
主悅之矣曲營世譽則衆論悅之矣又能伺候上  
意而為阿諛此恩寵之所以益固也惟明主之觀  
人也不以文華而以德行不以虛譽而以功實不  
以承迎已意為善而以規弼已過為忠如此則雖  
百朱异不能惑矣夫入則睢盱於前卑伏如鼠出  
則橫恣於外貪噬如虎此姦臣之常態也故朱异  
既以阿諛得幸於上則以威福取賂於下矣人主

不察但見柔而可喜又豈知其情態之真也哉  
太子侍讀徐摛見上應對明敏寵遇日隆朱异不悅  
乘間白上摛年老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上謂摛真  
欲之遂出爲新安太守

臣按婦欲顯其夫故入宮者必見妬臣欲顯其君  
故入朝者必見嫉使婦之用心如膠木如蠶斯則  
不肯專其夫矣臣之用心如秦誓之一個臣其心  
休休然如有容則不肯專其君矣方是時异以姦  
諛得幸於帝惟恐才能之出已右者得進而分其  
寵故雖區區一徐摛且不見容而必以計去之然

其書曰摛年老愛泉石欲求一郡自養使帝以异  
言而質之摛則其姦罔立見矣然异敢於爲此者  
蓋揣帝之意惟己是信必不加質問故也後之姦  
臣顯國擅政不欲人主它有親任者大率以術去  
之如异者蓋其一也

東魏侯景與高澄有隙

澄高歡之子世專魏政

內不自安據河

南叛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群臣廷議皆謂非宜是  
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  
告之异曰此字內混一之兆也及景使至稱景定計  
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

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  
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極南北歸仰  
正以事無機會難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  
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  
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東魏高澄數遣書求復  
通好許正陽侯淵明還淵明宗室子淵明亦遣人奉  
啓上得啓流涕與朝官議之朱异又言靜寇息民和  
實為便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問故  
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  
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

异言景以金三百兩餉异异受金不為通啓景於是  
始為反計鄱陽王範密以啓聞上以邊事專委朱异  
動靜皆關之异以為必無此理自是範啓异不復為  
通景反於壽陽以誅异及少府朱麟太子右衛率陸  
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佞蔽主弄權為  
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及景濟江圍臺城朝野共  
充朱异异慙憤發疾卒上痛惜之特贈尚書右僕射  
時太清三年正月也三月城陷  
五月武帝殂簡文立為景所篡

臣按朱异以善伺上意為阿諛取寵俸至謀國大  
事不論是非可否亦惟上意是覘侯景之降納之

非策也。异揣帝意在於得中原之土，故勸而成之。正月乙卯之夢，帝嘗以語异，异既為諂語以媚帝矣。及景侯之來，果云來降之謀，決於乙卯。蓋异教之使言以符合上意也。帝不察而神之，豈天奪其鑒使情焉？若是耶？夫景之叛魏，由其與高澄有隙也。既納景之降，則不當通澄之使。雖三尺之童，猶能知之。而异復揣帝意在於得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通澄之和是趣景之反也。异本儒生，豈蠢然無識者？其為此也，特欲保富貴耳。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田園第館，姬妾玩好，甲於一時。惴惴焉

唯恐其失，故一切惟主意是奉，而不暇為國忠謀。梁武甘其佞，樂其詐，侯景之禍朝野皆歸罪异。而帝獨不知之方，且哀憐於既死之餘，而寵贈以非常之典。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殆謂此耶？夫人君欲觀其臣之邪正，大畧有二道焉。謀議徇國不徇君，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處身徇義不徇利，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异為大臣而導諛黷貨，兼有二罪。梁武一弗之察，其致禍亂也宜哉。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臣姦

大學衍義卷第十八

大學衍義卷第十九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  
 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啓民可  
 汗將來朝啓民可汗突厥之君也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  
 蘊希指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六  
 品以下至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  
 大集東京閣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  
 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  
 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



畧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  
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言諸國並因  
商人密送誠款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渾厥可滅謂  
谷渾突厥戎夏可壹帝大悅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  
二大國也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  
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  
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  
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  
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  
於亡皆矩之倡導也

御史大夫裴蘊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人  
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煨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  
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蘊有機辯言若懸  
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煬帝  
即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悅曰道衡致  
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大雅篇名將置之罪會

議新令不決道衡謂朝上曰向使高類不死令決當

久行類者文帝賢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

蘊奏道衡負材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

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天下寃之帝稱裴矩之能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皆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

息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在汜水且徃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多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特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後又問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老革猶言老兵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人誣奏威罪令案驗獄成除名為民

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州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煬帝既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為東都留守

東都洛陽也

李密帥眾逼東都

李密叛臣也

隋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

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谷必散不然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

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群臣表奏忤旨者皆  
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  
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德彝所為也

後宇文化及等反弒煬  
帝虞世基裴蘊亦被殺

臣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蘊矩世基諸臣則其  
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  
亡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  
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  
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  
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

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觀而渾厥可平於  
是帝之心慨然欲為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  
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  
組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為悖逆帝果悅之曰公  
論其逆妙體本心以其能去已所惡也知帝之怠  
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  
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已  
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  
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曰鼠竊  
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惑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

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  
 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為此者欲以  
 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祿  
 之可保邪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首佞  
 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  
 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  
 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已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已  
 者祇以禍已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  
 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

而當從姦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  
 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  
 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昭儀婦官名也武氏事見后德篇大臣切

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

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

不可何執帝意遂定王后廢王后高宗元妃敬宗請削后家

嘗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代王武氏所生故敬宗請立為太子帝得所

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閣俄拜侍中進中書令

侍中中書皆宰相官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位以

父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太子忠也廢為

梁王又殺之長孫無忌上官儀瑗濟遂良無忌皆當時賢相諫高宗立武

后者也儀亦近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

比

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

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宗悅

之命以為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為周太宗子孫

屠翦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為悅

而敬宗逢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矣而高宗乃

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所偏則姦邪得

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高宗之為太子李義府為太子舍人掌獻承華箴末

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又

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臣按姦邪小人其品非一有言行俱邪者有以正

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者其惡易見以正言飾邪

行者其惡難知義府以諂事太子而獻箴之言乃

近於正此姦邪之尤者若徒以言取之豈不誤哉

故聽言觀行者聖人垂世之大法也

唐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

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  
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  
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為福  
也義府即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  
賜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  
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天子斂  
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  
于心著直畧反謂其女姦惡根著于心也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  
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也後又主選事無品鑒才

之欲惟期是利毋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賣唐家之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見夫柔媚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為善而佞則忍於為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為取人之方庶乎免於佞柔之惑矣

玄宗時李林甫為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

壽王愛尤盛壽王瑁惠妃所生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

為萬歲計妃德之會韓休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為

助即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臣按女子小人其類同者也故外廷姦臣多倚宮

掖以自固而宮掖亦或結交於外廷以自助此林

甫所以願自効於惠妃而惠妃之所以薦林甫也

皇太子瑛鄂王瑊光王瑤三人皆玄宗子被譖帝欲廢之張

九齡切諫九齡時賢相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

子家事外人何與邪

臣按天子以四海為家凡中外孰非家事者而大

臣天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當與者焉自李

勣以此言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効

之又以此言贊明皇廢三子而自結於惠妃事見後齊

家姦臣用心欲逢其君之惡而杜絕諫者之言故

進斯語自是事關宮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

喞然曰此吾家事爾外朝臣何與焉於是宦官宮

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外廷無敢爭者其開

端自勣與林甫始蓋萬世之罪人歟

開元中玄宗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耀卿亦時

宰相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

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

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



悅即駕而西

臣按天子之行千乘萬騎其所經歷豈無所妨裴耀卿等請俟農隙是也而林甫覘知帝意亟欲還都對同列而言懼為其所折於是陽蹇在後而獨進迎合之說其所以為是者欲諂玄宗而排耀卿爾玄宗果為之大悅耀卿亦以是罷去姦人情態著在史冊至今猶在人耳目吁可鄙哉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軌賢當守正持重而林甫為人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妬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

奇遠議

最謂功伐也

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

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弘背之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齡亦猶弘之背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得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專而勿卹人

言也夫用人得失治亂所關不幸而失大臣所當  
正救而謂惟其所用即無不可則前古帝王何不  
每事自用而乃置諫爭輔弼之臣以自繩約和自  
昔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天子所爲何所不可激怒  
其主則曰貴爲天子不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  
之戈矛而迷主之醜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  
罷九齡罷而治亂分其效蓋可觀矣

張九齡罷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

即

天子瑛天下寃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

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刑歲纔五十八而鳥鵲巢

獄戶幾至刑措群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

國公

臣按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

皇一日殺二子此何景也而群臣乃以幾致刑措

賀在昔成康之世曷嘗有此邪是直以帝爲盲聾

罔之以非其道也明皇誠反而思之吾有子不能

自保使臣下得譖而殺之彼鳥鵲乃安其巢是以

天子之子欲爲鳥鵲不可得也則必赫然震怒罪

群臣之欺罔者矣然林甫之輩敢於爲此者度帝

之聰明已衰方愛悅諛佞必不能察其欺罔故也

明皇果喜而賞之林甫於是時必自喜其謀之中而竊笑帝之易欺姦諛蒙蔽愈無所忌矣臣前論石顯之料元帝無一不中林甫之於明皇亦然故爲人君者必有以保養其聰明使佞邪小人不敢有所侮而動不然未有不爲其所玩者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

忠王

忠王名璵即肅宗也

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

行且畏禍乃陽善帝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又因柳勣上杜良姊父有隣變事欲以及太子皆不果未幾使濟陽別駕魏林誣河西

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林甫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恙恙聞也故飛語不得

入

時楊國忠爲監察御史林甫與常堅等獄欲危太子以國忠怙寵搏鷲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蔑致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賴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爲壽王地也幸明皇之意堅定

不移然猶三興大獄必欲動搖而後已蓋肅宗之  
立出於上意已不得攘以為功壽王立則已與惠  
妃中外相倚富貴可以長保林甫之賊心如此幸  
肅宗無過可指而東宮之位不搖異時中興帝室  
卒有賴焉殆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弗售于此  
也不爾殆哉

林甫善刺上意

刺猶探也

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

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  
是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  
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歎  
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臣按林甫善刺上意即石顯之能探人主微指也

善養君欲即趙高之勸二世肆意淫樂也餉遺左

右即寒浞之行媚于內王莽之事旁側長御也昔

者姦臣各工其一而林甫獨兼焉是合石顯趙高

寒浞王莽為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于亡推原其

始由明皇之心先蕩故林甫得以入之也人主誠

能虛懷無我虛靜少欲嚴內外之防杜私謁之禁

雖有姦臣豈能售其姦哉禮曰王中心無為以守

至正夫惟一正可以御衆邪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  
詔或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  
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  
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遺才

臣按明君在上必廣至正之路以招賢能闢四達  
之塗以徠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而下無遺逸之  
嗟此國家之利而非姦邪之便也蓋賢材進則已  
無所容言路開則罪無所隱故林甫於此曲爲之  
沮梗焉旣以尚書長官試問之又以中丞監總之  
雖有忠賢何由獲進宜其無一中程者而林甫方

以野無遺才賀其敢於欺罔豈不甚哉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林甫諷  
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臣按姦臣之顯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  
任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  
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爲御史者必皆其黨與也故  
趙奉璋欲言其罪則林甫亟諷御史劾而殺之姦  
臣之權至於能僂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  
在上旣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  
直亮之士使爲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

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立矣

林甫爲相凡才望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按轡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深歎其蘊藉林甫嘗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語曰尊君素望清宗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選也絢懼遂乞賓詹上又嘗問嚴挺之安在是人亦可

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之散秩使便醫藥上歎詫久之以爲詹事

臣按書稱四凶之罪曰象恭滔天而已曰巧言令色孔壬而已堯能知之而舜能去之所以爲聖也林甫於數者之惡蓋悉兼之而明皇不能察者欲汨之也詩曰盜言孔甘惟言之甘故人蒙其害而不知此所以爲盜也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劍所以爲國之大賊乎傳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使明皇

能知苦言之爲藥甘言之爲疾九齡不去林甫不相則雖百祿山能爲難乎故內有衣冠之盜然後外有干戈之盜然則衣冠之盜將何以察之曰眡其言之甘苦而已矣蓋未有正人而其言亦未有邪人而能苦其言者也林甫旣以此誤其君又以此誤其同列盧絢之賓詹嚴挺之之養疾皆以甘言誤之而實加損廢焉亦猶以甘言誤明皇陷之於播遷之辱也吁可畏哉

林甫居相位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

詔令因以語勸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臣按姦臣顯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惛然孤立於上而盲然無覩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爲大而篡國小而顯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趙高肆王章僂而王鳳熾杜璡斥而林甫橫爲人主者可不監哉

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杜余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

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皆明皇若薛訥郭元振張說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畧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其權即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疆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陳天然性也若陛下感而用之必先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有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蓋自祿山反唐幾亡肅宗雖岢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爲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藩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嚮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于

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于一自天寶末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自



大學後集卷十九  
昔姦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酷者也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

臣按此唐舊史論林甫之語也林甫心迹盡於此矣

楊國忠者太真妃之從祖兄也其妹號國夫人居中

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爲能

臣按女子小人表裏交煽者危國亡家之本前蓋屢言之矣若國忠者身旣用事於外其妹又用事于中宜其能深探動息阿意迎合而帝以爲能也國忠爲宰相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操術畧同大抵徇帝之欲而已知帝有意於邊事也則身調兵食任惡吏以掌文簿苟取集事他不違卹也雖然

使明皇無縱欲之念雖姦臣其能窺所欲而徇之乎故曰人君之心正則朝廷百官無敢不正者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劍南節度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臣按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明皇末年委政國忠雲南喪師至二十萬而國忠

反以捷聞明皇至是塊然尸位猶土木偶人矣姦臣敢於蒙蔽如此爲人主者其可不以天下爲視聽哉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蓋人主畏天災必求已過必更弊政必去小人此忠臣之所

樂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  
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吁莫大於天莫神  
於天而猶不足畏則尊居人上復何所憚邪媿天  
欺君其罪不在國忠下可勝誅哉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  
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  
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  
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發所部兵十五萬衆  
以討國忠爲名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  
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

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

臣按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  
發之也國忠身爲大臣而激賊使反者果何爲哉  
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祿故也蓋姦臣之  
心苟可以爲己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社而不顧  
吁可畏哉方是時祿山長驅向闕聲震河洛而國  
忠猶進諂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悅爾而馬嵬  
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祿果可保邪祗足爲  
姦臣之戒而已

以上論檢邪罔上之情

阿波國文庫



